

中篇小說

# 美滿家庭

高沐鴻

華北書店發行

---

---

美

滿

家

庭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
中篇小說

高沐鴻作

華北書店發行

1944

---

---

---

1944

美滿家庭

作者

高沐鴻

出版處

山西·左權

發行處

華北書店

河內·涉縣

陝西·延安

△定價五元五角▽

中 篇 小 說

## 「美滿家庭」序言

美滿家庭，一篇平平淡淡的故事。

這篇作品，自己寫來，覺得有三點不足之處。第一、組織條的手法未寫成功，想縮小沒有縮小下來，還是觀察與思想不精透，未曾抓住事物的特點和特殊的象徵的緣故。於是描寫不出組織條來，而走到一下筆便覺得劃紋紛紛了。第二、想寫成長篇，却又不能展開。這當然是時間和主觀決定（不願寫長）的原因，然而也就受了影響。第三、最主要的，是關於農民思想精神新舊過程，知道的還太皮毛，還不新鮮；故寫在篇中，不免有臆測之處。如果有致命傷，就是這一點。真是憾事！特誌於此，以儆後來。

這是一面。另一面：

大中華民國的抗日戰爭，產生了一個謎。這個謎，弄得敵人十分痛心，因為他沒有預先猜到。戰爭破壞着同時建設着中國。戰爭破壞了舊的中國，却不能不去建設出一個新的中國。這是一場很科學的遊戲。敵人只見其爲把戲，而不懂得這是科學，於是慘痛地失敗了。你不見戰後抗日民主根據地裏，正在出現了前古未有的「美滿家庭」嗎？！

我們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裏，有三種美滿的家庭：第一種，是從前的破落戶現在翻起身來了；第二種，是從前的小康之家現在更其繁榮了；第三種，是過去赤手空拳的人們。今天開頭兒從白地上創造出他們新的家庭。

請不要說，只有第一種和第三種「美滿的家庭」，才是難能而可貴的罷；第二種「美滿的家庭」，

，却也有它特別的、難能可貴的地方。人們從下面的困難的地步向上爬，那倒是很容易、很自然的；但如果站在中間的地步，能够保持着不致下降而且上升，這種現象，同樣的，只有在貧民主根據地裏才會發生。

在今天，無庸說，我們是非常歡迎這種吃力的上升的路綫的！

我們的故事，主要是敘述一個第二種「姜滿的家庭」的生活。有時也間涉到第一種和第三種「姜滿的家庭」，作爲陪襯。因爲他們原來是頂好的姊妹弟兄。

——一九四三、六、二十一——七、十一，

、初稿涉縣下溫村，並序之。高洪鴻

# 「美滿家庭」目錄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第一章：  | 鷄一叫他就起來啦.....  | 一  |
| 第二章：  | 搜搜求求的村長.....   | 四  |
| 第三章：  | 這是怎麼一回事啦.....  | 八  |
| 第四章：  | 打通了腰筋.....     | 二二 |
| 第五章：  | 有嘴的都要說話囉.....  | 二六 |
| 第六章：  | 不用推它就動啦.....   | 二〇 |
| 第七章：  | 這年頭可不明白過.....  | 二四 |
| 第八章：  | 你看老傢伙的出相.....  | 二九 |
| 第九章：  | 勞動的史料.....     | 三二 |
| 第十章：  | 良心也叫打倒啦.....   | 三六 |
| 第十一章： | 茂騰騰的青樹.....    | 四一 |
| 第十二章： | 什時才滾他娘的蛋啦..... | 四五 |
| 第十三章： | 兄弟村和雙生子.....   | 五〇 |
| 第十四章： | 三修穗子那一條長.....  | 五四 |
| 第十五章： | 嶺新嶺區頌.....     | 五八 |

# 美滿家庭

## 第一章 鷄一叫他就起來啦

武鄉第四區一個自然村新莊，有一戶著名的人家。老主人李福九，論年紀已經是五十四五的人了，却反變得精壯起來，倒像個四十來歲的人。他長出五尺來高的个子，結實、筆直、恰像莊稼人手中一把不彎不曲的鋤頭。他和其他莊稼人一模一樣，有一張紫褐色的臉；但要在夏天看的話，他還有一身紫褐色的皮肉呢。一個莊稼人便說：「你不用這樣看他呀；你就從他穿舊衣裳的外表這吐，不是也看出一身紫皮，原封不動，跟俺們一模一樣的麼？那上面的實朵凹塊的肉，不是也跟俺們一模一樣的麼？」這自然是「在行」的話啦。這位老頭子，滿口呼吸着農村的空氣，沈甸甸地渡過了他的一生。他往日，雖說沒有十分低過頭，歡過氣，可總覺得日子過得有點幌幌蕩蕩的。而現在就不同。他覺得在自己手裏，牢牢地抓住了一件東西，像是抓着鋤頭一樣，再不會放鬆一點。那便是他自己慣說的「運氣」。他的興致，直到現在才更其活潑起來；家庭光景，也更加發達了。他還沒有渡完他的快意的一生呢。他的家，便成了方圓三十里以內著名的人家，才不過是二年的事情呀！

這位老頭子，鷄一叫就起床。他在院子裏東碰西撞的叫。鷄鳴而起，本來是他自己的習慣；怪的是，他總罵人們不肯鷄鳴而起，就是太懶。只聽見黑暗裏，碰了鍋碗似的，兵里巴拉，一條條子直喊起來：

「太陽快晒着屁股啦！睡着哇，祖宗們！」

可是天上還閃着星星呢。

「鍋粿，掛到角門上啦？雞頭，甩在毛廁裏啦？不會動彈，倒會廝翻他娘的！看時光給你們自由自在的過日子！男兒吃了幹部，女的也變成神仙啦——鍋哪、碗哪、一盤沙似的沒個收場！還不生火，當家的？書書爛了屁股沾在炕上拉不起來啦？」

總是這個老頭子，第一個走出大門，走出村子，走到地裏去。他的兒子李貴書，夜裏開完了會，沒有睡成覺，也得跟着他的屁股，趕着來。接着二個長工，便也一聲不響地趕來了。

早飯時候，他們不遲不早的返了回來。老頭子臉上，却已換出一面笑嘻嘻的笑，再不見那副生氣的神色。因為他兒子長工，並沒有耽誤了他的動彈，老婆和女兒也早把早飯給他做現成了。

他家裏，種着八十畝新仗的地。戰前用着二個長工，戰爭五年了，也還是這個數，沒少一個。搭上自己一個，兒子半個，足足够三個半勞動力！托着碗，長工們吃着飯，大家坐到大門口的簷頭下。雖然起了早，心裏並不着惱，比方剛才一聲也不響，心裏都含着笑。老頭子的脾氣，他們早摸着了。他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：「好個火山王！」況且，老頭子並不是罵他們，不過搬搬他們。這個搬，在他們看來就頂可笑：倒像一把鑰匙，嘩啦一聲，就把自己的瞌睡打開了。瞌睡一打開，感情就是笑！他們吃着飯，擠不住自己的笑眼，抬頭望望少主人，那個真在他們當中的年青傢伙，他也在笑。三個人，好像保不定那個先背開嘴，噴飯出來。

老頭子的二小子小狗兒，一聽一驚，從學校回來。他先就跑到哥哥貴書面前叫着說：

「人家開春聯會，叫你快去哪，還招呼批評你！」

小孩子瞪了哥哥一眼，轉身唱着高貴堂調一支新歌，一溜，溜到門裏去了。那歌聲從院子裏透出來，悠悠揚揚的：

「正月裏立了春，莊稼人快動工！打地拉、上地、担青糞、勞動真英雄……」

大家正在直起耳朵聽，女區幹部老黃走來啦，她看見三個勞動者二搭兒快活地吞着飯，眼裏雲地便幻出三朵五色彩霞的雲彩。她這會清上級今年對於生產的一個指示，不知怎麼，恰好就從這些勞

動人馬身上，看出了英雄的肖像來。她準備快快活活和他們拉一談話。不料大門一響，却塞出個老頭子來，幾乎和他接了個滿懷。

「老黃，你來說——你說哪個……」

老主人老福九，臉上露着一驚笑，怎麼也掩蓋不住。你說他是生氣才怪哪；可是你說他不是生氣，他也不相信。

「你說，」他硬在快活的臉上皺起褶子來說。他的眉毛耷拉着是陰沉的。『你們一大假黃說動彈，捉懶漢哪，可知道還是俺們老漢們愛動彈，還是年青人愛動彈哪？受苦是一樣，營生？肯不肯動？誰知道？年青人們躲在人背後睡安生覺，老漢們可不瞓一聲，低着腦袋上地干啦。受苦，是一點血一滴汗個營生呀！不動彈算嗎？誰給你白吃？咱又不是收租子的：印人皮，吃人血哪。咱是吃土，吃老爺爺！不動彈你喝西北風？可不是，老黃，你也應該教訓教訓你們村裏的幹部老爺和小伙子們啦。他們省得這個道理才怪哪！嘴裏說省得，手裏倒不省得！人們就都變成一呷呷嘴嘴啦。你們捉懶漢，就得先捉他們！我們家裏，現成也有一條哪……』

他把眼睛睜了一下坐在那裏只是笑却不敢嘴聲的兒子，住嘴了。

黃淑英聽着老頭子的話，一雙眼睛直溜溜地吊在這老人的歡喜的神情上，吊在這老人的黃金一般的言語的枝兒上；她的精神也顫抖，在這枝兒上打着滾，只是笑，只是笑着。他雖說在嘴裏說出些『老爺爺』、『幹部老爺』的字眼，可是那是另有意思的。在她的理解：『吃老爺爺』，老頭子就是說『要和老爺爺打架』的；『幹部老爺』，却就端端正正，是個扣緊輕視勞動的青年幹部們的腦袋的尊稱。『這是什麼落後和嫌疑嗎？』她聽下想到一點可笑的笑的直搖直掛的議論，她笑了。擺在她的面前，不是一個老頑固，却是一位比國才三位勞動者更新的人物——勞動英雄，老英雄呵！

她拿和他很熟慣的資格，特別親切地，尊敬起老頭子來。她不由自主的流露了哀調：

「您說對了。」她笑眠眠的像一輪滿月說：頭點着像像兩點似的。『您一字一句是金子呀！您教

「青年青人，真是抽出他們的骨頭來了。您吃出勞動的真滋味，吃出做人的真道理來了。您一動，和勞動分不開來！您是英雄，勞動英雄，新英雄！今年政府特別號召生產，獎勵勞動，您光第一個實際響應的人，幫我們指導的人，您是模範，我應該向您致敬！」

她就半開玩笑地向他立了一個正，緊接着拿手拍着他的肩膀，又用土話說着：

「你應該教訓俺們呀，老汗！俺們懂得頂少啦。凡事，你都指點指點俺們。比方勸導，咱就好像一個大睡眼黑瞎子！」

人們都笑了。聽着二個人的對話，如同喝酒一般，大家都醉醺醺的了。

## 第二章 搜搜求求的村長

李貴書同志，站在婦救小組討論會的會場上，耐心地聽着她們的發言。他吸取每一句話，都如同嚼一塊石頭似的，彷彿在嘴裏儘量攪和着，然後吃力地開喉嚨吞下去。新莊的婦救會，是經過一番鍛鍊的了，她們有幾個說得呱呱叫，口齒流利，言簡明白。有幾個吃吃的笑，言辭和笑一道噴出，攪個不清，但却有一二句中聽。特別有一位清談家模樣的姑娘，明臉仰得高高的，嘩啦嘩啦的講着，就象嘴裏兜着一條不斷的繩——聽說是在婆家村裏從前當過婦女秘書。李村長是被請來做指導的。他得作出結論，看看她們討論得深刻不深刻；在實際上參軍動員，她們到底做得沾不沾。

李村長，近來已習慣了這樣做。自從有一天，他的腦筋一轉，恰像一根刺紮進肉裏，一條繩穿進針孔裏，他的精神就和工作貼成一片，再也不留一點縫子。他把工作荷在自己肩頭上，就像一條牛把犁耙架在肩上一樣，老老實實，沈甸甸地拖起來了。他不放鬆手下一點事情，也就像犁耙不放鬆地裏，一根草、一塊坩埚似的。他有過一番「理想」——在他也就是理論，現在這理論與實際，一致立起來，他原來是個小知識份子出身。

婦救會員，沒有把精神和尚情輸了。反之，她們却在參軍勳員這盆火中烤過了。在李村長的腦子裏，現在就縈繞着這一團字句：

「拉後腿的賽如……！誰肯，誰肯不要拉哪！」

「咱們婦女，過去現象不好……八路軍給咱講下多少利益，都像忘啦！敵對性，過去也是三針兩線的。現在可要像給自己男人做頓了一樣哪。要好好對待他們，不要開口就罵：『可倒哪！』」

「誰就不知道從戰五年咱們得到些什麼？改善了婦女生活，提高了婦女地位，這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，也不是地下長起來的。不能光賣一張漂亮嘴呀，心口要如一哪。——你黃子嘮，老貨，參軍不參軍？正讓不坐，不請至過。他一玉價開挺挺地，倒像一棵紋絲不動的大樹哪。羞什麼？你說！他和你說咱二個人悄悄的前哪什麼？管保他和人家打起架來了哇，拳頭可有勁哪；打頓盆子哇，嘴巴另外能拍。為什麼這幾天一見人就來着尾巴跑呢？像這樣既不願參軍，又不好好生產的人，你說？打不走誰人又沒吃的，你們怎麼活下去？像怎麼也像鋸了嘴的個葫蘆哪？同志呀！……」

他把這些字句咀嚼着好像舐着它們的骨頭，要抽出精髓似的，在腦筋裏迴旋着，開始拔起腳，在會場上踱來踱去。他想給女同志們一些幫助，正像對於每一件工作都付以一點實利似的，把問題歸到一個最小的範圍，簡單地做了總結。

「這是個實際問題。」他開場說：「婦救同志下去，就要動員出一個新戰士來啦。所以，說了還要做。說離敵的程度，還差得遠哪。」他做一般的指出說，「請同志們搞清這一點！抓緊這一點！挑戰競賽哪！」他抬頭，提起眉毛，向婦救會員們笑了笑，最後囑咐似的，「不要落後！完成了參軍任務，還有更大的任務，要在生產中爭取女勞動英雄啦！」

從討論會上帶着婦女們熱烈的掌聲出來，李村長走在路上，腦筋越轉越熱，他沉思：是不是已經解決了一點實際問題？問題常是實際的。是不是已經如同吃過了飯，解決了一頓飢餓了？從討論會的

發覺上，精神上，問題上搜着，招着，他自己給出多少回答呀？！……

「你們已經開完會啦？」一個熟慣的啞啞的聲音，竟然好像從他背後湧來，問。

他噙地抬起頭，却看見一條細捻捻的個子，迎風站在他的面前。同志郭全林，尖尖的一張嘴，翹起着，那張彩色臉蛋挂在上面，下面大黃牙縫裏，吐出難試探的笑聲來。他們的工作是分配好的。李貴書尋思：「管他全林同志已經做好啦哇？」

沒有聽村長的工作報告，也好像從村長臉上已經讀出來的樣子，來的人立刻在風裏一轉，一幌又不見了。李貴書一臉的問和抱歉的筋肉，還沒有趕及收回來——那筋肉是何等像郭全林同志一樣的帶拗啊——却已看不到人影了。

「嗨——」村長輕輕的喘了一口氣，眼光隨勢射到兩旁路上。他吃力地制住了一下激動的感情，思想立刻恢復了平靜的地盤，沒有讓身體裏突然的刺激留下一點痕跡，一直向家裏走來。他雖說不聲不響，不看一眼，可是很知道村裏熟烘烘的，人物和事情，都動彈在和他思想裏同一的一條路綫上，郭全林同志他財政主任，也是生產委員，實際上還是他發起支費的模範作用，他是最熱烘烘的一個，不過是熱勁的一個，自大的的一個——一個很難改調的個子，怎能求全責備呵！……

他想若每一點每一滴的東西，都把他們接近到「正確」的界綫上來了。走過小學校門前，他碰得出他的弟弟，正在裏面高聲唸書，可是他沒有去想他，走到舊棧的大門口，他碰見一隻鷄，正在穀且穀且的叫，可是他沒有去睬它，走進院子，他頂頭撞見他的父親，老人家不知爲什麼又從地裏返回家來，搜搜竊竊的，可是他也沒有和他搭一句話，就走開了。

李村長對於自己的思想和問題，也如同他的老父對於勞動的土地一樣，都抱着一付搜搜竊竊的精神。這是一個傳統。搜搜竊竊，或者說搜搜求求，是莊稼人的一種實際精神。意思是如莊稼人打場，那一個角兒都找到，不肯丟一顆豆子的。莊稼人精細嚴密的工作態度，簡直像個小偷！李村長走進屋裏，却也沒有什麼事。不過他心裏却搜搜求求着，把每個角落都走遍，一顆豆粒都搜着，一直在追求

着任務和工作。這樣，他就在屋子裏踱起來了。

他憑着一條道理——爲什麼郭全林同志不會轉變呢？忽然抬頭閃見裏間裏透出一張紙，上面畫出一張比人們還熟慣的臉，正對着他怔住。那是一尊神仙。他笑了笑，腦子裏拋下了郭全林同志，走進裏間去。

他把神像拍了幾拍，彈去紙上的灰塵。他沒有撕下它來，只是對着它發笑了。這發笑，他恰恰像學會了郭全林同志對他的譏笑似的，而且覺得正當。對於神仙，一種地下人所設計的賄賂到實際人物一樣的東西，他有什麼辦法呢？他自己曾經墮落過的陷阱，他應該怎麼跳出來呢？現在，很簡單，假使他一撕，那倒好了；人們可以說李貴書村長徹底不信神了；再也不會造謠說他還悄悄的跪佛啦。可是他以為這除了引得父親大鬧一場之外，在自己倒也近於沽名釣譽。自己一年來，確已不信什麼神仙了，有個新來的東西，代替了神仙，那就是共產主義。「然而」，（新莊村幹部同志們最喜歡用這個新詞。貴書也不例外，或者還是創始者，）在不可知的將來過程中，到底共產主義戰勝了戰勝不了神仙呢？這倒是個可以留待證明的問題。自己是否留着一條殘廢，留待事實證明，倒可以警惕自己，勉勵自己。不要像郭全林同志的作風一樣，嘩的撕破這張紙，來得乾脆，恐怕變得也頂危險吧！「那種手法是輕浮的，不適合於我李貴書的！」他決定地想過來了。「然而」，他又想到今年他却已寫出反對迷信的春聯，高高的貼在對面的門檻上。還不太露骨了嗎？父親固然不識字，「然而」何必「表現自己」呢？他想自己是胡塗了。可是他敬定神像，却不禁又笑起來。他一直向神像觀衆（一番，才抬頭走出裏間。他把那個過去的天尊——今天的鏡片，冷冷落落在那裏，倒比會掉一個最路後的馬衆還容易！就拿他家的樂善好施來比方罷，這也比會掉一升米還容易！

「貴書，貴書！」牆外飛來了叫聲。「這號人，不知道父親到那裏去啦！咱們該開多軍議結合呢」

「開完，還有春耕……」

聽着尖聲的帶刺的嗓門，和拉拉搭搭的話聲，他知道來的有郭全林同志，而且還不只一個人。他

趕緊打散了思緒，走出屋子，冲着大門走來。那對面的門楣上，用歪歪斜斜的字體寫出的反對迷信的春聯，雖說已腐舊、剝落，却還點點條條，閃進他的眼裏：

「敬鬼神，當不了飯吃；」

「叩頭搗蒜，落一肚冤枉。」

他譏笑這裏面譏笑的東西，如同對着郭全林同志加於自己的譏笑，給了一個答覆。

### 第三章 這是怎麼一回事啦

李貴書擠出大門口來，一看，却早連個影子也沒有。他的那副愁容臉上，於是不自主地堆出笑來。那些凸起的疙瘩塊動彈着，活像一顆軟柿子，越扯越綿，他馬上悟過來了：他想起郭全林同志的個性是一盆乾柴火似的。

他一步兩跨，奔到村東頭來。疏疏落落、寬寬展展的村落，全面映入他的眼簾。在一個土屋頭下，有一所低矮的房子，那便是——在他想：好像一個實際的發號施令的場所呀！

「噢！你來啦？」那條細捻捻的個子，却早又嵌在拖着碾子的一條耕牛的尾巴上，如同一只溜牛紋似的叮着不動，却在兩只閃閃的眼睛裏說話呢。

村長一向是很注意支書的意見的。李貴書瞥見這個情景——支書郭全林同志不說話，却用眼睛瞪了他一下，料出有點生悶氣的神色——他就像心裏另外想什麼東西似的，口裏反而一句也倒不出來。恰巧門裏走出武裝主任魏煥成同志來，向他睜了一眼，他這才挑腿搭袖到他面前去，和他斷跟着走進支書的院子裏。

魏煥成同志，悄悄的告訴他一間事：村裏的眾人們，準備反對幹部啦。武裝主任說話時，把他那條細得短小的個子聳了一下，照這態度看來，就暗示出這裏面有人搗鬼。話只提出一個生兒，頭便轉

過來用兩隻烏油油的眼光，逼在村長臉上。（好像說：「這簡直要你負責呀！」）

「這是怎麼一樁事？」村長用震然的眼睛回答。

可是他心裏一下悟過來了。那顆柿子險，剛要不自禁的扯軟下來，他便驀下又把它控制住。

「是小林麼？」他說，詢問着低下頭去的武裝主任。「我要說說他……」

「說不服的！」武裝主任翻然有感的搖搖頭，嘆口氣說。

「哦，不！」村長輕輕的開導着。「他也是咱們的同志呀，不過一時動了火兒啦……那是個直爽勝的……」

「唔？」兩隻烏油油的眼光，更緊一步的飛逼將來，不相信。

「……」村長低下頭去，封住了自己的嘴。

院子盡處，一扇門已摘掉，一扇門單拍着的一座小密房，露出它的黑洞洞的背嘴來。他們走進了裏面去，當下就看見那黑黝剝落的內腔。地下，炕上，亂甩着破裂、爛套、鞋片、布條，活像個塞信的雜貨店。煤煙、蛛網、草滓、垃圾，盡一點點綴綴在牆壁上，在頂面上。兩個颯然的老頭子，撮子似的，一個釘在皂頭，一個釘在炕沿上。他們看見有人進來，只是用傲岸的眼光，斜斜的一瞥，連動也沒得動，便又轉回頭去，釘在自己們相對的枯坐裏。兩個年青人，却好像並沒有看見兩個老頭子一樣，自然的腳步儘往裏頭鑽。

「啊呀？」一聲大叫，尖啞地從門外飛來。「他沒哪給你辦妥嗎？他是個幹什麼的呀？他不是套閑傢俬呀！儘管推磨磨哪，枉費工夫，一點也不中用！給我叫將他來！」

李貴書聽得出是郭全林的聲音，而且知道這位同志是在動自己的火兒啦。他的疙瘩臉，便又扯皺了一下，像柿子的皮要破啦，他想笑。但是他却又了悟似的自己制住。

「噯什麼？出去看看！」他拉了武裝主任的手，驀下走出門來。

可是並不一樣，支書的火兒早又過去了。他早又一句不響，黑着臉，如同一個馮牛蛟，死叮在牛

尾巴上。那一面，一條小路上，有個人影，却匆匆忙忙的走去，在一跌一閃的腳步裏，好像害怕似的咕噥出：

「啊呀，可不要叫村裏來！我是說，啊呀——人家早給我辭安啦。不過——啊呀，我是想多過二些——退三年，到底不如退四年的好。不過——啊呀，你不要叫他來啦，人家敢不會說我害了村長啦麼？……」

於是那個人影，看去十分有點慌慌的樣子，一溜煙不見了。

「吵什麼哪？」武裝主任的眼睛，向這沉悶的場面，不滿意的示威似的說。他心裏還在罵：「他幾八瞎吵！吵個吊！」

「晚上才開參軍總結會哪。」他說，看了看村長漠然的臉皮，一條回去哇。我說的哪，在軍！」

村長知道支書也不過是還末兩句話，就走掉了。

他走到村當中，看見老百姓們，男男女女，三三兩兩的在扁擔、鋤頭、叉耳朵。空氣似乎很緊張的被這些嘴、眼、耳朵交織起來。一看見村長來到，這個局面才有寬鬆了一下，放出微笑、冷淡和沉默，把來人封鎖起來。却是，這怎麼封鎖得住呢？倒不是來人有眼，而是封鎖本身却就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——衝破了封鎖，更其表示出牠的意味來啦。

「村……長……來……啦……」

一個客氣的微笑，慢騰騰的、斷斷續續的、含意很深的向他遙遙的托出。

李村長鑑於這個含意很深的微笑，於是帶點不自然的，站在人羣兒的邊沿上來，他用眼睛打量了一下男男女女們，臉上便堆出一面了然的笑來。村裏有工作，田也有門等，幹部們給人們做事，但做錯了，也遭人們反對。這是想不到的，却也是意料到的。新莊是個文明的世界，黨如果對村幹部有意見，那就一定說的——他想到這步天地，驚下又驚，黨換出一面迎人的笑來。這微笑，是頂和悅的。

好像他的臉皮頂薄，在這一張薄薄的臉皮下面，自來就藏着是極其豐富的這種和悅的笑。這是同一層級唯一的平等的笑——真情的信號。（但在異己階級却正相反——那可叫作「笑裏藏刀」。）新莊的羣衆，頂懂得這一點。那村裏衆不懂得！）新莊社會上頂夢見李村長這面笑，每逢看見他這面笑，精神上便如同吞了一塊同情的糖餅似的。假如和他們有一道的人也放出這末一張笑臉來，那自然就叫作笑面虎。新莊人知道村長的臉，好像知道自己的臉一樣。他們無論如何，總覺着和這一家人（村長和他的父親）一道兒活着一輩子了。村長托出一付笑盈盈的臉皮，那些疙瘩又在上面上面強着，扯着，絲着；而他又用同樣的笑着的細眼睛，抹過了羣衆，一次又一次。沒有說話，他拿着一面笑，倒把他們跟她們的戒備和猜疑，冷淡和沉默給抹去了。

「喂！村長，你說哪！」

一個頂有精神的嘴着旱煙管的老頭子，開口向他訴說，怎麼乎代表自己——不，他簡直代表羣衆，把對於幹部們的不滿意傾倒出來。他說幹部們是老爺，不尿羣衆，……

「你着！」他說，疏落的頭髮子翹了一下，「敢是咱們說他體面到哪，他們辦點公事，可就連養種也不養種，坐着屁股當大幹部！誰懶就該鬥誰，爲甚就不鬥門自己的爛屁股？」

他繼續聲明：「新莊人活在這戰五年多當中，也學會點東西啦。誰也能擰掉嘴嘴啦。民主，真正的。幹部不生產，有的還要挑撥是非，今兒或者明兒晚上，就得上民革黨，和他們講一講道理啦。」

沒有說什麼，村長還是笑着。羣衆的眼睛，四面八方的飛來，打聽着他的臉色。直至打聽出這上面是和解的意思，表面雖說不滿意，心裏却都滿意的笑着，收回了緊蹙蹙的眉頭去。

「都是自誤人，大家爲着愛護他們，可以批評他們！」

村長終於活潑了點的說。

「批評？啊呀！」一個女人尖聲說：「看人家批評俺們哩！」